

中国历史专业学习参考材料

(二)

《尚书》今译选

顾颉刚译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一九六三年四月

目 录

◀ 尚书·盘庚上篇 ▶ 今译	(1)
◀ 尚书·大诰 ▶ 今译 (摘要)	(5)

《尚书·盘庚上篇》今译

(一) 原文

盘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訟！

“非予自荒厥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爝谋作乃逸。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邇，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率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恤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

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犹可扑灭。則惟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老侮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

“无有远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二）譯 文

盘庚觉得人民的鬧着住不慣都是由于职官的煽动，要用旧典去飭正他們的法紀，对他們說：“我的規誡小民的話，你們无论是誰都不要隱匿起来呵！”他吩咐許多人都到朝廷上来。

他說：“你們来，我要告導你們，教訓你們：你們应当斥去自己的私心；不要傲慢我的命令，单顧自己的安乐。

“从前我們的先王也是专用旧家的人，和他們共理政事。先王发出布告时，他們決不敢隱匿他的旨意，所以先王很看重他們。

他們又从不說出惑亂眾聽的話，所以人民也很能改從政府的教導。現在你們只管任意妄談，造出許多不公平不確實的話來再三申說，我真不懂得你們所爭鬧的究竟是些什麼！

“這不是我願意丟了對待你們的好意，只因你們匿去了好意而不給與我，所以使我如此。我的威嚴本來象火一般地旺盛，可是沒有用出來，那里知道就因此釀成了你們的放縱！

“要象網一般地結在繩上，方可順了条理而不亂。要象農夫的盡力耕田，方可得到一個好收成。你們若能斥去自己的私心，把真實的好意給與人民，以致於你們的親戚朋友，那麼，你們才可以說一句滿意的話，說你們是一向積德的。倘使你們不怕遠近的人民為了你們而受着大害，貪一時的安樂，不去耕種田畝，不肯勉力做勞苦的事，那就當然沒有收穫黍稷的希望了！

“你們不能把我的好話宣布給百姓，這是你們自取禍根，終至引得他們做出了許多壞事情，自害了自身。你們既引導人民做壞事，這些痛苦當然應由你們自己承受；到了那時，你們懊悔也來不及了！你們看，這些小民還知道聽從規誡的話，惟恐說錯了話而得到禍患，何況我是操着你們的生殺之權的，你們為什麼倒不畏懼呢！你們有話，何以不先來告我，竟擅用浮言來搖動人心，用罪惡來陷溺這班人民？你們須知道，你們即使象野火一般地在大地上火燒，使人近前不得，但是我終究有力量來撲滅你們的。如果到了這個地步，那是你們許多人自己惹出的禍患，不要怪我錯待了你們了！

“前任曾經說過一句話：‘用人是應該專選舊的，不象器具的單要新的。’

“從前我們的先王和你們的祖，你們的父，都曾同過安樂和勤勞的生活，我怎敢對於你們用出非分的刑罰。你們若能世世繼續你

們的祖和父的勤勞，我也決不肯遮掩你們的好處。現在我大祭先王，你們的祖先也一起受祭。你們的作善而得福，和作惡而得災，都有先王和你們的祖和父來處置你們，我也不敢擅用非分的爵賞。

“我告導你們：作事是不容易的，應當象射箭一般，認清一個標準。你們不要欺侮老年人，也不要藐視青年人；大家安心住在這個地方，勤奮地用出你們的氣力，聽我一個人的打算。

“不論遠近的人，我總一例的對待：用刑罰來除去他們的惡，用爵賞來表章他們的善。一國的好，是你們許多人的功勞；一國的不好，只是我一個人的刑罰的疏忽。

“你們許多人應該把我的話各相告誡：從今天以至於將來，各自供承你們的職事，整飭你們的階位，謹慎你們的說話。若是不然，到罰上你們的身體的時候可不要懊悔呵！”

（选自顧頡剛編著：《古史叢》第二冊，第58—

《尚书·大诰》今译(摘要)

(一) 章 句

《大诰》·

〔一〕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勗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徂知天命！”

本节提出周武王逝世等不幸事件和自己不能好好地处理国家大政的苦闷，以自责的口吻发端，引起下文卜事。

〔二〕“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于罔。

本节说明困难必须克服和克服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龟卜。

〔三〕“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春，今翌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救文、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本节叙述得到殷人的援助后向天卜问出兵的祷辞和所得吉利的卜兆，说明已具备了天人相应的必胜之势。

〔四〕“肆予告我有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本节坚决地发出兴师东征的动员令。

〔五〕“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亦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本节举出邦君、御事们对于出兵的几项顾虑（事情复杂而严重，王室内部存在矛盾，又有自己的父兄在内，不便征伐），引起下文的诤教。

〔六〕“肆予冲人永思艰，曰：烏虤！允蠢繇寡，哀哉！予造天及遣，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卹，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无毖于卹！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

本节叙述自己为国为民的苦痛心情，并代邦君、御事们设辞，表示他们应当助王提高警惕，隐隐地斥责他们的畏葸顾虑的情绪。

〔七〕“已！予惟小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綏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烏虤，天明威，弼我不丕基！”

本节举出文王用了占卜得受天命的事实，证明现在又得吉卜，必然同样得到天的帮助，邦君们应当畏天遵卜以辅成周家的王业。

〔八〕王曰：“尔惟旧人，尔不克远省？尔知文王若勤哉？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有邦君：天匪忱辞，其考我民，予害

其不于前文人图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文人攸受休毕！”

本节明責旧臣們不該不想文王的艰苦奋斗的旧事和当前的天意，應該和自己一起去完成文王所沒有完成的功业。

〔九〕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害敢不越卬救文王大命！”

本节用了造屋和耕田两个比喻，举出不可不立即完成文王未竟之功的道理。

〔十〕“若兄考，乃有伐厥子，民养其观弗救？”

本节更明显地斥責旧臣們在王室遭殃的时候不該持袖手旁觀的态度，打破他們的“艰大不可征”之說。

〔十一〕王曰：“烏庠！肆我告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匪忱，尔时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誕以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本节再述文王时得人之盛和天命的有定，提醒邦君、御事們，应当認識現在的情况正是这样。

〔十二〕“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稽夫，予害敢不終朕亩！天亦惟休于前文人。予害其极卜？敢

弗于从率文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本节总结东征的几个原因（天丧殷；天休文王；守疆土；卜并吉），说明战事的必然胜利，根本驳斥了“害不违卜”的失败主义者。

（二）今 譯

《大誥》

〔一〕周王說道：“我現在向你們許多國君和管理政事的官員們①講一番話：那個严厉的天給我們王家降下了許多災難，沒有稍微間歇過。我繼承了這份廣大無邊的人民和疆土兩項產業，只為沒有得着聰敏能干的輔佐，來不及讓我們人民的生活達到安樂的境界，我怎可以說我自己已經遠遠地認識了天命呢！

①按本篇中，周王講話的對象，第一節說“尔多邦越尔御事”，第四節說“我有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第五節說“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第六節說“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第十一節說“尔庶邦君越尔御事”，除“多邦”（“庶邦”）和“御事”必有外，“尹氏”和“庶士”（“多士”）則或提或不提，但這四類官員都在那里听王的講話則是無疑的。為了我們不能太拘泥了文字來翻譯，所以“尹氏、庶士、御事”總譯為“管理政事的官員們”或“大大小小的官員們”。

〔二〕“唉！我好象一個站在岸邊準備渡過深川的人，我必須尋求怎樣渡過去的方法。因此，我應當把大龜的卜兆舉出來，再把我們先王接受天命的事實講出來，這樣才可以不失掉先王所建的大功；我是一定不敢把這些重要的事情掩蓋起來的。

〔三〕“自從上天降下了威嚴，我就用了文王傳給我們的大寶

龟来卜問上天的命令，我祷告說：‘有很大的困难落到我們西方来，就是由西方派出去的人們現在也不安靜，我們的敌人是这般地蠢动起来了。殷邦刚刚恢复了一点力量，竟敢妄想重振他們早已失掉的权位。在上天向我王家降下威严的时候，他們知道我們国内有凶丧，人民也不安乐，就夸口道：“我們光复旧业的机会到来了！”他們还敢妄想把我們周邦作为他們的附属地。今年春天，我們举行翌祭的那一天，在归順我們的殷人里有一群有力量的人自动出来輔佐我們，得到他們的帮助，一同上前綏，必然可以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功勋。現在，我准备出兵了，問問您可以不可以？’好呀，在我这回的占卜里果然全都得到了吉兆！

〔四〕“所以，我要告給我們的許多国君和各級官員們：我已經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吉利的卜兆，我要帶着你們許多国家的軍隊去討伐那些殷商叛乱集团的亡命的奴才！

〔五〕“想不到在你們許多国君和各級官員里倒有好些和我的意見相反的，这班人的意思是說：‘事情是如此地艰难而严重，内部的人民又不安靜，并且这些乱子就出在我們王的宫里和国君們的家里，連我們家族中的許多父兄輩也牽連在里面，都是打不得的。王呀，您为什么不违背了占卜？’

〔六〕“所以，我为了这个困难問題作了深长的思考，說道：啊哟，这个事变大大地震动了我們，使得我們人民流离失所，多悲哀呀！我不幸遭受了上天的責罰，把这样艰苦的任务压到了我的肩头。如果我不为这件人事而忧虑，你們許多国君和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正該諫劝我道：‘您为什么不去仔細地考慮呢！您的先人文王的大功是不該不由您去完成的呀！’

〔七〕“唉！我决不敢不信上帝的命令。上天对于文王保护周至，才把我們小小的周邦兴盛了起来。文王为了能遵照着占卜而行

事，所以会得接受这个天命。現在我們再去使用占卜时，知道上天又要来援助我們的人民了。啊，上天正在显示它的威严，你們都該順从天意帮我成就这个伟大的基业才是呀！”

〔八〕王接着說道：“你們这些人当中，許多是我們先王的旧臣，你們为什么不能把过去的事情想一想？你們知道文王为了国家是多么地勤勞呀！現在上天已把成功的道理付給我了，我实在不敢不急速地完成文王的大事。所以我要恳切地对你們諸位国君說：上天并不是随便信任我个人的，它为的是要安定我們的人民，情况这般好，我为什么不替文王的功业爭取一个最后的胜利？現在，上天的意思又要勤勞我們的人民了①，我們国内好象忙于治疗瘟疫似的，我哪敢不为先文王所受的上帝命令着想而坚决地除去了这个瘟疫！”

①即指东征之事。

〔九〕王又說：“象前面我对你們說过的，我正在天天考虑这件困难的工作，可是我知道我們不該为困难所吓倒。这可以把造屋作个比喻。有一个父亲想造屋子，他已經定好了規模，他的儿子連堆土打好堂基的劳力都不肯費，哪里会去搭柱装椽；在这般情形下，他老人家难道还肯說一句‘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弃我的基业’的話嗎？再把种田来作比喻。要是有位父亲已經翻好了土地，做儿子的連播种尚且不肯，更不必要求他去收谷子，到了这时，难道他老人家还肯說‘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嗎？为了这个类似的原因，所以我不敢不趁着我的有生之日把文王所受的大命好好地获得一个結果。

〔十〕“我再举一个例。如果有一位哥哥死了，突然有敌人来袭击他的儿子，难道他的家里的仆人們可以一齐旁观而不救嗎？”

〔十一〕王又說道：“啊，所以我要告給你們許多国君和管事的官員們知道：如果要把國家治理得好，必須由聰敏能干的人出来

担当政事，前些时候我們有一群賢人，他們都能認識上帝的旨意和天命的不可无限地依賴，那时他們紧紧地守住了上帝的定命，我国才振兴了起来；到了今天，上天又要把这定命降給我們了①，眼看那些发难造反的人們必然会得互相打破他們自己的家室，难道你們不知道上帝的命令是改变不得的嗎！

①前边的天的定命是指文王受命和武王克殷，这时天再給周定命的詔据，是武王有十天和吉卜。

〔十二〕“我現在經過了长久的考慮，可以对你們讲：上天早已决定了要丧亡殷邦，我們好象一群农夫似的，有一連串的农业工序在等待着我們去做，我哪敢不把它做完了呢！上天是爱护先文王的，那就永远会保佑我們。再說，我为什么要赶快去占卜？那就为了不敢不守住文王所有的大好的疆土，何况現在我們的占卜都已得到了吉兆，大家更可以放心了呢。所以我就要帶着你們軍隊向东方进軍了！天命是沒有不可信的，試看占卜上所表示的是这般地清楚呀！”

（三）史 实

自从周太王建国岐山，漸漸强大，征服了昆夷。他的儿子有泰伯、仲雍、王季等，泰伯和仲雍率領远征軍，到汉水流域征服了荆蛮，他們的后世迁到了长江下游，建立了吳国；季历承受了太王的产业，更图发展，一生和我人斗争，势力从陕西发展到山西。王季为商王文丁所杀；子昌继位，是为文王。

文王在位五十年，附近的許多国家給他灭的灭了，降的降了，势力日大，成为“西伯”（西方的霸主）。他自己很有政治才能，又有一班好輔佐，国势日隆。为了籠絡人心，他装神作鬼，說是在占

卜上承受了天命，将来可以得天下。他东向进军，打到了黎国，那是在今山西的长治县，只要越过太行山就是商的王都了。那时殷朝人恐慌到极度，祖伊奔告商王紂说：“恐怕我们的天命已经到了尽头了吧！”不久，文王死了，子发即位，是为武王。

武王承受了这殷蓬勃的国运，带了文王的本主，自称“太子发”，堂堂正正地兴师伐殷，恰好殷王紂征伐东夷，自己既精疲力尽，又用了俘虏来御敌，奴隶们利用战争的机会起义，周师前来，在牧野一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杀了殷王，灭了殷朝。但东方的殷人政权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有很多的属国，他们的势力一时还不容易完全剔除，所以武王分殷王畿为三区：北面地区封给紂子武庚，东面地区封给自己的亲弟管叔，西面地区封给另一个亲弟蔡叔，是为“三监”（后人去掉武庚，加进霍叔，是不合事实的），表面上算是统一了天下。他就回归西方本土去了。

武王回国只有二年，他一病死了。他的亲弟周公立太子诵为王，是为成王。为了周朝初定天下，政权还没有稳固，成王年纪又轻，应付不了这个问题重重的局面，所以周公自己执政。他既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人们也就称他为“王”。

殷人被周人征服，只是武力一时不济，民族的仇恨是消灭不了的。他们的人民和属国一听到周武王死去，就以为恢复的时机已经来临，簇拥着武庚发起反周的旗帜。而管叔、蔡叔呢，他们虽然不和殷人一条心，可是眼看周公揽着大权，做了实际的王，也心怀嫉忌，想借着殷人的力量来打倒周公，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三监虽是不同民族，又是不同利益，但在反对周公政权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带着自己和属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地西向进军。

这一下可把周朝的诸侯和朝臣们吓坏了，因为武庚和他的属国以及管叔、蔡叔的联合行动，声容和实力是远远地超过周人的，而

且自己的父兄亲戚們也有好多在东方，一定会被胁从到殷人集团里，“投鼠忌器”，如何抵抗得？加以文王的儿子很多，同情管叔們举动的也不免有人，他們各有徒属，为了个人的利益打算，必然和周公貌合神离。这就形成了自己阵营里的分裂。如何把他們一齐团結起来，矛头向外，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問題。

周公在这时，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当然非常不安，但看文王打下来的基业倘然从此一败塗地，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情，所以他定下两个政策。第一是模仿文王，用占卜来鼓舞大家，說上帝虽然降給我們許多灾禍，但現在又要爱护我們，打倒东方的叛徒了，为了服从上帝的旨意，我們不該不对敌人作迎头的痛击。第二是联络殷族的許多奴隶主們，許下他們优厚的条件，要他們帮助周朝，戡定叛乱；換句話說，就是“以殷制殷”。当周朝的許多臣子还在躊躇着不想接受这吉利的占卜的时候，許多亡国的奴隶主們却拥护周公表示甘愿随同出兵了。这就使得周公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再和自己的臣属們讲一番話，很坚决地迫令他們一起东征。这回讲话經史官笔录了下来，传到現在，就是这篇《大誥》。

周公率軍东征，辛辛苦苦地打了三年的仗，斧也破了，斨（方鑿的斧）也缺了，結果把叛軍打敗。武庚北向逃亡，不知下落。管叔上吊死了。蔡叔判处了徒刑，徙到远方安置。那跟随武庚起兵的，如奄和蒲姑，都赶到了江南，另行建国；淮夷（原在淮水流域）的一部赶到了淮河流域；楚国赶到了丹水流域；徐国也赶到淮河流域，可是有一部分却赶到了汾水和渭水两流域。周公又在洛阳造了一座大城，把有力的殷人迁住那里，許他們生活，不許他們干政。大量的东方民族，鬧到十室九空，流亡載道；他們的統治階級分子更不知道被杀死了多少。

这一次残酷的东、西方民族斗争，周家完全胜利，奠下了八百年

統治的基業。从比周王才真正撫有了东方的土地，于是封康叔于卫，別封康叔的儿子王孙牟于东（小东），掌管了管叔、蔡叔的原轄区；又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大东），掌管了奄国的旧地；封太公望于齐，掌管了蒲姑氏的旧地；封召公子于燕，掌管了武庚的旧地。此外，小国如邢、曹、邠、滕等，也都是周家的貴族，星罗棋布，占有了东方諸地。原来的东方民族虽有留遺，但再沒有翻身的力量了。周公为了怀柔殷遺民，又封微子于宋以奉殷先王的祭祀。

我們在这里可以知道：周族向外发展，始于太王、王季，而其勢盛于文王；武王的克殷，只是在他的上輩的基础上成就的結果。为了他的統治的时间太短，而且东方問題沒有彻底解决，所以《大誥》里就多說文王，少說武王。等到东方民族联合反周，周公东征用残酷的手段解决了东方問題，周族才建立了統一的王朝。这篇《大誥》就是周族从飄搖不定的环境轉到固如磐石的政权的一个轉折点。

（选自《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第45--51頁）